



# 家 门 口

福建省业余独幕话剧会演剧目选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2

# 家門口

福建省业余独幕話剧会演剧目选

郑錫炎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(福州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01号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787×1092耗 1/50 印张18/25 字数13,000 印数1—2,

1966年1月第一版 196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T10104·384 定价: (6)七 角

△

△

## 前　　言

一九六五年八月，我省举行了群众业余独幕话剧观摩演出大会。在观摩演出期间，各专、市代表队共演出了一批群众新创作的独幕话剧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。

根于生活，许多人本身就是劳动者，对生活熟悉，与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共同语言，他们在各级党委领导下，就地取材，大胆创作，并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，对作品反复修改，不断提高，受到群众的欢迎。应该说，这一批独幕话剧的产生，是我省群众文艺创作，在各级党委正确领导下，贯彻领导、作者、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所取得的大丰收。

自然，这些剧本也还有美中不足之处，诸如：有的剧本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还不够鲜明高大，时代精神反映的还不够强烈；有的剧本矛盾揭示的还不够深刻，剧中落后人物的转变还不很自然，说服力不够强，等等。这些缺点也是很难免的，作者通过不断实践，将可以逐步克服，使之达到更加完美的境地。

我们相信，只要我省各地作者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工作劳动，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，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，不断深入生活，同时努力创作实践，不断总结经验；虚心向别人学习，必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

編 者

1965年11月

# 家 门 口

(独幕话剧)

郑 锡 炎

时 间：一九六五年春季。

地 点：闽南某村。

人 物：老龙头——五十多岁，贫农代表。

      龙头婶——五十多岁，老龙头的妻子。

      小 英——十一、二岁，老龙头的女儿。

      老 余——三十多岁，生产队长。

      张大嫂——四十多岁，贫农，老龙头的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邻居。

布 景：舞台左后角是老龙头的家。屋子比较古  
    旧。屋外摆放着桌子、椅子、板凳、畚

箕、水桶等家具和农具。桌上摆一个热水瓶。屋子的门朝向观众。门边贴着一副对联：“站在家门口，看到天安门”。舞台正面是老龙头家门口的一块空地。空地后面可望见一片广阔的田野。舞台右面，有一棵高大的龙眼树。树旁堆放着一堆土杂肥。

〔幕启。清晨。老龙头家的门开着。屋里传来一阵阵牛、猪、羊等牲口的鸣叫声。稍顷，龙头婶由屋里挑土杂肥出，倒在龙眼树旁的肥料堆上。倒完肥，把畚箕放在一边，拿起锄头准备把肥料堆好，邻居张大嫂过来。

张大嫂：龙头婶，你早呵。天才亮，就积了这么多肥，你真是脚也勤，手也快！

龙头婶：这可不是给我自己积的！

张大嫂：谁还不知道你是给公家积的，你们一家人都是好样的。

龙头婶：我那老头子，还嫌我差他一步哩。

张大嫂：那是他跟你开玩笑，你家龙头叔，最爱说笑话了。哎，切草的铡刀还用么？借我一下。

龙头婶：行呵，你要用，先拿去吧。（向屋里）

小英，把铡刀借给张大嫂。（转向张大嫂）准备切稻草拌泥浆修房子吗？

张大嫂：可不是！你看，咱村里好多家都盖起新房子。没有盖新的，也都把旧的修过。我那老屋子要不修一修，叫人笑话哩。

龙头婶：哦，你儿子钱寄来了？

张大嫂：他说要寄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寄来。你知道，人丁多了，牲口增加了，房子不够住啦！

龙头婶：我这房子，不也跟你一样，那间做牛栏的后房，去年倒了，牲口就往这间房子里挤。你瞧，又是猪、又是羊、又是牛，每天打扫出来的粪土，都有好几担！

〔小英拿铡刀上。〕

小 英：张大嫂，给你铡刀。

张大嫂：（接过铡刀）小英真乖。

〔小英下。〕

龙头婶：（继续说下去）还是咱俩话能谈到一块儿。我说的你了解，你说的我明白。房子不够住，比什么都不自在哩。（凑近耳边）等我那个回来了，我也准备修。

张大嫂：你家龙头叔到省里开会都半个月了，快回来了吧？

龙头婶：谁知道呢。

张大嫂：龙头婶，我用完就给你送来。（拿起铡刀走）

龙头婶：你就放着用吧。

张大嫂：（走了几步又转回来）龙头婶，这么大旱天，你家那块包菜地还长得那么旺，怪可爱的。

龙头婶：我还嫌它长得慢呢。前年开这块地，我

挑走了五十担碎石头，五十担破瓦片，  
可化了不少心血哩！

张大嫂：还是你有能耐，我真服你。

龙头婶：瞧你说的。

（张大嫂下。小英由屋内出来，边走边扎着草人。）

龙头婶：小英，草人扎好了么？

小 英：快扎好了。

龙头婶：给七队多扎几把吧，他们抗旱，忙不过来呢。

小 英：当然！老师说，咱们不仅要自己队搞好生产，还要帮助别队哩。

龙头婶：这孩子！

小 英：（突然看见父亲由村口走来）哦，爸爸回来了！（把草人放在墙边，向前跑去）爸爸，爸爸！

（老龙头上。他挎着两只挎包，光着脚板，裤管上溅着泥巴，外衣的口

袋割破了一个小口，一双布鞋提在手上。风尘仆仆，面容呈现无限兴奋愉快的神情。

老龙头：你们都在这儿！

龙头婶：（高兴地）回来了，今天车到得真早呵。

（小英上前接过龙头叔的挎包和鞋子。龙头婶忙着抹桌子、倒开水。

小 英：爸爸什么东西这么重呵？

老龙头：好东西呢。

小 英：（期望地）打开来看看吧。

老龙头：好。（亲手打开挎包，拿出一匣药饼）这个，是给五叔公的。你告诉他说，腰酸时吃它几片，就不会酸了。（又拿出一双塑料拖鞋）这个，是给瞎大妈的。你告诉她说，穿着它，走路轻便舒服。现在就给他们送去吧。

小 英：（站着不走，眼睛仍然盯着挎包，期望

地) 还有呢?

老龙头：（挥挥手）没有了。唔，对了，还有一件好东西呢。（说着兴冲冲地从另一个大挎包里拿出一只钻头，高高地举在手里，又在空中扬了扬）瞧！

龙头婶：这是什么？

老龙头：打井用的钻头，人家刚创造出来的。抗旱时，它真能顶用哩。哎，这么久不下雨，咱们的秧苗地都溶田了没有？

龙头婶：（嘲笑地）什么好东西？告诉你，咱们的秧苗地都溶了。现在大家都忙着送肥呢。

老龙头：都溶田了，这太好了！在省里开会时，我还一直在担心哩。这十几天来，大伙干劲可真大呵！

龙头婶：你呀，孩子盼了半天，什么都不给她买。偏买了这个，（指钻头）还是留给自己当枕头吧。

老龙头：不，咱们用不上，可别队的呢，还真等着用。就借给人家，还不是一样。哈哈！小英！你可以走了。（小英下）

（老龙头坐下抽烟。龙头婶上前准备把挎包拿进屋内，发现丈夫的破口袋。）

龙头婶：你口袋怎么撕了个大口？

老龙头：刚才帮他们戽了一阵水，不小心，拉破了。

龙头婶：（由腰间掏出针线包，拿线穿针）瞧你，一回来，就忙这忙那，也不到家里先吃点暖暖肚子……

老龙头：（房子里传来一阵牛的鸣叫声，向房子里望了望，截住对方的话）牛喂过了么？

龙头婶：喂过了。哎，你说，咱们房子什么时候修？

老龙头：这个，等一下再说吧。（抑制不住内心

的兴奋) 哈, 这次我到省里参加贫下中农代表会议, 生平还是头一次上省, 头一次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起开会, 头一次看到大工厂! 我们参观了好多工厂哩。热水瓶厂、塑料厂、拖拉机厂、化肥厂、农药厂, 嘿, 许多许多好事情, 我都亲眼看到了!

龙头婶: (为对方兴奋的情绪所吸引) 那一定好看极了! (穿好了针, 走近丈夫, 开始替他补口袋)

老龙头: 是好看极了。唉! 怎么说好呢。那工厂里的机器, 轰隆隆一响, 东西就制造出来了, 可不是一件两件, 而是这么一大堆! (讲得起劲, 不觉向前挪动身子)

龙头婶: (立即把他拉回) 喂喂喂……

老龙头: 你猜一个工厂有多少工人? (不觉又向前挪动一步)

龙头婶: (又把他拉回) 你不问他们, 问我怎么

知道。

老龙头：我问他们了，现在我先叫你猜猜。

龙头婶：你老问工人多少干么？（补好口袋，站起）

老龙头：这很有用处呢。我算了一下，光六个工厂，就有一万多工人！你想想看，全省有多少工人呵？全国有多少工人呵？他们为咱生产热水瓶、塑料布、拖拉机，咱就该多打粮食支援他们。

龙头婶：说得是呵，咱们是该多打粮食支援他们。

老龙头：所以我想，咱们要把村后的虎头山开出来，你说好不好？

龙头婶：那当然好呵！

老龙头：我就晓得你会答应的，哈哈哈……

龙头婶：（被对方喜悦的心情所感染，跟着他欢喜了一阵。稍停，忽然想起）哎，咱们房子什么时候修？

老龙头：（笑笑地）你不是答应要开虎头山么？

龙头婶：嗯。

老龙头：要开那座满山都是石头的虎头山，咱们得发扬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的精神，对吗！所以说，除了集体投资以外，咱们大伙也要积极投资，所以……（窥察妻子的神情）

龙头婶：（已领悟）所以房子就不修了？

老龙头：（顺水推舟）对对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你也有这个意思呵？

龙头婶：（不安地）这几年分红积蓄的钱，咱们拿一部分投资，一部分修房子不行么？

老龙头：咱们有钱，就多投资一些，房子等以后再修吧！

龙头婶：（面色一沉。稍停，她突然走近丈夫身边）那好！（说着把刚补过的口袋噃的一声撕开了）这衣服也等以后再补吧！

老龙头：（一惊，不自觉地用手提着被撕开的口

袋) 你, 你怎么啦?

龙头婶: (双关地) 你穿着它, 走得出门么?

老龙头: 咳! 这有什么! 房子慢一步修, 有什么过不去的? 要知道咱们是贫农, 要做革命的带头人。这次我到省里开会, 人家都是这么赞扬我们的。今天, 咱们要怎么革命呢? 你看咱家这副对联: “站在家门口, 看到天安门”……

龙头婶: 你会看到天安门, 我就看不到么? 投资, 搞建设, 谁不赞成。

老龙头: 能看到就好了。我也晓得你会赞成。哈哈……

龙头婶: 不过, 房子还是要修的, 你不拿钱, 我自己想办法。

老龙头: 你想什么办法?

龙头婶: 现在不能告诉你。(说着往屋里走去, 走到门口, 又回过头来) 哎, 咱们包菜地里的那些包菜, 你可不能再动了。

老龙头：哈哈……谁希罕那些包菜。

〔龙头婶下。老龙头拿起钻头，正要往外走，生产队长老余上。〕

老余：龙头叔，你回来了！大家都盼着你呢！听公社文书说，昨天傍晚你们才回到县城，今早你就到家啦！这六、七十里路，你怎么来的？

老龙头：（抬着双腿）这十一号飞车，不用机器不用油，又快又方便。

老余：（吃惊）怎么，你是走回来的？

老龙头：本来，今天下午县里准备用汽车送我们回来，叫我们先在招待所休息半天，我等不及就连夜走了。你看，我走路，不是比汽车跑得还快吗？

老余：龙头叔，你是五十出头的人了。

老龙头：心里急，腿就管不住啦！瞧，我这部机器还不是挺结实吗？再跑它十儿二十年，也出不了毛病。老余，这次省里的